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illegible]

[illegible]

貞觀政要卷第十　戈直集論

論行幸三十七　論畋獵三十八
論災祥三十九　論慎終四十

行幸第三十七 凡四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今涿州路隸腹裏 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傍。人力不堪。相聚為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己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好去聲 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誡。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聲

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觀臺沼。觀去聲 並煬帝所為。所謂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為慮。好行幸不息。好去聲 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草不黃。何日不行。詩大雅何草不黃篇之辭 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雅大東篇之辭 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為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皆隋之臣 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令平聲 不可得也。司空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處上聲 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 皆隋之臣 等諫諍。身戮國滅。為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天。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

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二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為是舊征行處（為去聲後為其同）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供平聲）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去聲）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約叅蹤前列昭訓子孫柰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為不足萬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後庶幾無如此事（幾平聲。按通鑑係十一年上至顯仁宮宮吏以闕諸待有被譴責魏徵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范氏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君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又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室而以謟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愚按有虞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無非事也其車從至為簡省其供給至為儉約故民以其所行為幸所不行為不幸所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也後世楊廣朱溫巡遊不息始務豊侈其飲食美麗其行宮以供給過制為賢能以置頓不備為罪軟州縣承風競為勞費於是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矣太宗親睹煬帝之禍猶以供奉不精多所責罰況其餘者乎夫古之巡幸所以徇民後之巡幸所以徇己人君欲復虞周巡守之制苟不先省其車從之數約其供給之儀未有不蹈隋梁之失者也

畋獵第三十八 凡五章

秘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好去聲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獮音鮮周禮大司馬仲秋教治兵以獮田致禽以祀祊仲冬教大閱以狩田致禽以享烝射隼從禽備乎前誥射食亦切隼荀尹切禽也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斑碎掌親御皮軒田獵之車也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繫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為去聲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為郎嘗從帝獵長楊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張昭變色於後張昭字子

布。彭城人。為吳主孫權軍師。權嘗乘馬射虎。昭變色而諫之。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罼。音畢。網也。所殪已多。殪音翳。殺死也。須禽賜穫。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太宗深嘉其言。

愚按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也。王制。天子無事則歲三田。周禮。大閱之制。獨為詳備。則畋獵固古禮也。何外作禽荒。見於大禹之訓。而不敢盤于遊田。乃為文王之德。正以畋獵雖古制。有因是而勞師耀武。妨農害民者矣。況後世萬乘之動。供給之繁。徵求之夥乎。太宗身親行陣。剋捷奏功。其於遊獵。固其好尚。必有不遵制而病民者。宜世南懇切之諫。有以動上之聽矣。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後遷諫議大夫。淹識群書。褚遂良稱為九經庫。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問曰。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數遊獵。數音朔。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按通鑑。此事係在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油衣瓦為不漏之對。可見質直。蓋淹識之士難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善。而況兼之者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其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為衣之對。雖過於質直。其諷諫之謂乎。太宗悅其直而賞賚之。是諫亦從諫之美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今懷慶路隸腹裏)有上封事者云。何為恒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獵猶數。(音朔)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復至洛陽矣。(復音缶)四時蒐田。(蒐音搜。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既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從即容切)漢元帝(名奭)嘗以酎祭宗廟(酎音紂。三重醸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汙去聲)陛下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乘平聲。後同)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愚按魏徵不取廣德之直言。而取張猛之直諫。不過順太宗之意而言耳。蓋嘗聞先儒之言曰。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剴切。君德已信於人也。其遜其忤。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而已。由此觀之。諫書詆毀。有似詛呪。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若

以張猛之諷諫為是。則是以漢元之昏庸期太宗耳。豈責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仍舊隸陝西）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音旋。後同）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戒。（傳去聲。左傳魏絳告晉侯曰。昔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袁盎（楚人。漢文帝時為中郎將）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乘平聲）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馬名）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諫。帝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云云。帝乃止）孝武好格猛獸（好去聲。後同）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龐。逢蒙古之善射者）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而本非天子所宜。（事見首章注）孝元帝郊泰時（郊祀之田壇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亡秦之鍾。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從去聲）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音洛。後同）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為去聲。後同）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

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群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誡。

愚按魏徵諫獵之辭，援古監今，惓惓忠篤，比虞世南奏疏，尤為懇至切到，足以儆動其君之聽。塵昏之語，大宗烏得不為之感悟哉。若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櫟音藥。櫟陽，今為咸寧縣，屬奉元路）遊畋。縣丞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初為陳倉尉。部人魯寧為折衝都尉，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榜殺之。太宗召詰責。仁軌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直，擢咸陽丞，累遷給事中。武后時拜僕射）以收穫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諫，太宗遂罷獵，擢拜仁軌新安令。（新安，縣名，今仍舊隸河南府路）

按史傳，太宗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纔十二，常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璽書褒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縣丞耳，而能效一言之忠，動萬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侍從之臣所未能者，可不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為陳倉尉，太宗以其剛直擢咸陽丞，則其受知於太宗有由來矣。然非太宗有從諫之美、樂善之誠，則仁軌雖有剛直之操，將安所施之哉，適足以獲罪而已矣。仁軌官由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聲譽，得吏民懽心，為史傳所稱美。出宰百里者，可不知所效法邪。

災祥第三十九（凡四章）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眾議（比音鼻）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

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徧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石勒，上黨匈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稱帝，是為後趙）有郡吏燃連理木，煑白雉肉喫，豈得稱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祕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使去聲）焚香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劭言上受命符瑞甚衆，又採歌謠、圖讖、佛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有聲，如歌詠。經旬朔始徧，上益喜，賞賜優洽）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夫音扶）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

人皆樂之（樂音洛），發號施令（施平聲），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按通鑑係貞觀二年）

又曰：嘗有白鵲搆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於野外。

愚按：聖人之作春秋也，祥瑞不書，惟災異書，豈無意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無祥瑞而不書，而有年、大有年之書兩見於經，蓋聖人特筆也。太宗以聰明之資，克勤于政，不以祥瑞為祥瑞，而以堯舜之政化為大祥瑞，豈無見而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見祥瑞之書，惟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錄其外户不閉，家給人足，斗米三錢之美，斯祥瑞之大者歟。然則太宗之為此言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矣。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音現，後同），山東及江淮多

大水。太宗以問侍臣。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梁山晉地）晉侯召伯宗而問焉。（晉侯景公名獳。伯宗晉大夫）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樂。降服乘縵。（乘平聲。縵音漫。謂乘車之無飾文者）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事見左傳成公五年）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令平聲）施惠於天下。（施平聲）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按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爲恠耳。今蛇見山澤。盖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恠。又山東之雨。雖則其常。然陰潛過久。恐有寃獄。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使去聲）賑恤飢餧。申理寃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彗徐醉切。見音現。後同。彗星。妖星也。其狀如箒）長六丈。（一作六尺）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名杵臼）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嬰也）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爲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十六一作十三）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數音朔）終是

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音洛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彗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便為之為去聲後同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降音杭海内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

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平聲深自尅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唐氏仲友曰。世南對山壞蛇見大水。恐有冤獄枉繫。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唐之女禍。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博學。非不知此。顧太宗無女寵之溺。無迹可言。然獨不能援詩以為說。取證於漢靈晉惠乎。乃曰蛇見山澤。適其所居。以世南之忠直。無以發太宗儆懼之意。惜哉。

又曰。世南論彗星。戒之驕矜。此最中太宗之病。較諸省錄纍囚之論。大小殊矣。

愚按昔劉向五行傳。其事失。則其咎徵應。說者以為鑒春秋所書災異。傳者亦推迹未來之事應之說者。以為拘。且妖由人興。天事恒象。人君惟當恐懼修省以銷其變。固難盡信淫巫瞽史之所推測也。夫蛇虺。固女子之祥也。春秋之世。晉有蛇自泉宮出。鄭則內蛇與外蛇鬬於門之

外。固不見為女禍也。唐高宗昏惑溺愛。遂啓女后專政。卒應大蛇之妖。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春秋之世。魯有星孛。齊有彗星。固不見有所除布也。唐武后肆其凶毒。幾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茲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極盛之時也。天心仁愛儆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令平聲。尚食掌御膳之官）斷肉料。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中書侍郎岑文本上封事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以豉切）。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子聿切）。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音密）。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戸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去聲）。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上聲）。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

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安國釋虞書之辭
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為此也。
為去聲 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
為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
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為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
頤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去上聲 減工役之費。
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不忘武備。櫜音皐。藏也
凡此數者。雖為國之恒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
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

三皇五帝也 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史記商亳
為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
戊從之。祥桑枯死而去 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為不建。厥咎眊。厥極弱。時則有龍
蛇之孽 雉雊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
勿憂。先修政事。武丁從之。殷道復興 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 猶當
轉禍為福。變災為祥。況雨水之患。雨水。一作水旱 陰陽恒理。
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
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
太宗深納其言。養。當作食。出文子
愚按。降水儆予。帝舜所以畏天省己也。六事自責。成湯所以反躬致戒也。太宗之言。雖未能一

出於誠。亦庶幾乎舜湯之遺意矣。惜乎岑文本之論。皆非所以戒其畏天憂民之心。而勉其身修行之實也。其曰陰陽恒理。豈繫聖心。不幾於傲忽天戒乎。豈君臣相儆之道哉

慎終第四十 凡七章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令平聲 必有外擾。當令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愚按昔帝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釋者謂舜之意。以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皐陶之意。以為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則臣下懈怠。而萬事廢。所以戒之也。虞廷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雍熙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太宗之告侍臣。謂當今太平。非朕一人之力。皆由公等共輔。須思終始如一。斯言也。其帝舜作歌之意乎。魏徵之對則曰。陛下聖明所以致理。若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為無益。是猶皐陶勸舜之意也。又曰。今雖太平。臣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亦猶皐陶戒舜之意也。太宗能責難於其臣。有魏徵亦能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唐虞之

遺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躋時雍之美。而貞觀之盛。可謂三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長音掌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見師傅篇注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繫。蕭何沛人。漢丞相。封酇侯。嘗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高祖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數日。因王衛尉之言。赦出之韓亦濫黜。黜。當作誅。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告信欲反。高祖乃詐遊雲夢。縛信至洛陽。赦為淮陰侯。由此怨望。後復有言信反於呂后者。后令蕭何紿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信三族。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黥布姓英。名布。嘗坐法黥。漢高祖封淮南王。及韓信彭越之誅。陰聚兵候伺警急。中大夫賁赫詣長安告布反。高祖自將兵擊之。遂殺布滅之。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廢嫡立庶。濫誅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濫誅之失。過漢高遠矣。然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之定分。亦牽於愛而有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明而自知之蔽耶。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

施平聲令數百年後令平聲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惟稱隆周炎漢及建武光武年號永平明帝年號故事而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子聿切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踰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少去聲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愚按詩書所載聖君賢相之所以保治於雍熙泰和之時者固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自足也太宗謂欲使豐功厚利施於永久鴻勳盛業粲然可觀不使後世惟稱隆周炎漢志則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豈止於若是哉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制之為禮樂布之為法度此文王之文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文果能勝乎無競維烈撫弱蓍昧功成而載戢干戈載櫜弓矣此武王之武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武果能勝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由是而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文武之懷遠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懷遠又果能勝乎愚然後知太宗矜功伐善出於中心而善始慎終之語不過虛言也玄齡於此能奬其所已至而不能勉其所未至惜哉若後章魏徵之對則善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洛則驕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縱於稷契。音洩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愚按太宗致理不逮三五之言。所以責難於其臣也。魏徵之對。曲盡人君於逸之端。人臣懷祿之弊。誠可為上下之箴。蓋人君固在於慎終如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嘗觀貞觀諸名臣久於其位者。雖於大節無所虧。然於格非之道無聞焉。毋乃以成功難居。至理無盡。姑保其福祿榮名歟。恥君不及堯舜者。何如人哉。魏徵之言。厥有旨矣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好去聲後同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

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去聲）大拯横流（横去聲）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内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還其馬與道里費）晉武焚雉頭之裘（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恠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家語之辭）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柰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

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易以豉切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音洛後同）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筭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讀曰諍）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

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家語之辭）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褻音泄）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遠音援後同）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踈（間去聲後同）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獒之辭）陛下貞觀

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好去聲。後同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恒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惡烏去聲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夫音扶。行去聲。後同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朝音昭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

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否部鄙切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然則君之待臣義不

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去聲)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掌後同)樂不可極。志不可滿。(禮曲禮篇之辭)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携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鼻）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更平聲）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言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詩大雅烝民之篇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則死日生年。甘從

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幾平聲 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 按史傳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故徵上此疏

唐氏仲友曰。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凡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傅周召戒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過頓改。以終善道。以至保貞觀之隆。豈髣髴乎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

薛氏瑄曰。太宗聞十漸之戒。令錄付史官。使萬世知有君臣之義。至徵錄前後諫爭語付於史官。帝都不說。夫十漸之戒。徵之所錄。多不過此。而太宗不說。何也。蓋錄在徵。則天下惟知徵之能諫。若錄在太宗。則天下將不止知太宗之能聽諫。且知太宗眷眷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名處

愚按魏徵十不克終之疏。正貞觀之中年。其間所云。貞觀之初。如此其善。近歲以來。如此其未善。其善也。可以為三代之令主。其未善也。無異於後世之辟王。何太宗一人之身。始終之相遠如此哉。蓋其始之善者。天資之過人也。終之未善者。學力之不繼也。昔者周之成王。即位之初。惑於二叔之言。不能明周公之德。其天資之美。有不能如太宗者矣。及其終也。敬迓天威。無敢昏逾。至於死生之際。烱然不亂。此豈太宗之所及哉。愚然後知周公輔導之功。為不可及。而魏徵格君之道。猶有所不足也。嗚呼。以太宗之聰明。猶不能保其終。而況天資之未逮者。其可不

孳孳而務學也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為誡。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以豉切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恒以此為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為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能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愚按。魏徵之於太宗。凡三告以守天下之難矣。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為何如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徵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為去聲當以為楷則。徵對曰。嗜慾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祚長短之殊。魏徵對以自制克終之美。其論可謂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

書立言。其托始終之際。皆有深意。吳氏之著是編也。始之以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以魏徵對太宗克終之言。其意之所存。雖不可知。以事實攷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不足也。何也。太宗削除禍亂。身致升平。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三代而下之君。絕無而僅有者也。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有慚德。豈非正身之道。有所不足歟。太宗能納諫矣。而晚年有仆碑之失。能慎刑矣。而晚年有君羨之誅。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節用矣。復有飛山翠微之作。豈非克終之道。有所不足歟。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吳氏之書。豈非始言其本。而終言其效歟。

貞觀政要卷第十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illegible]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

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